

悲歌

大解

著



你既而又只曾进入虚渺的蜃景

你是第二个追溯到人类本源的人

你来到了造古开天和女娲造人

你不可即下进入了人的初期

你用最少的死亡赢得了第一场部落战争

你不善于破坏你善于建设

你修筑天梯是为了给灵魂铺设一条上升的道路

你关怀此世也关怀来生

你关心水土流失和治水的工程

你是幸运的你参加战争并夺取了三座

你看到了王师的更迭人民的不幸

你撞下蜃景是由于大风摧毁

你死了海洋是由于心脏沾染了灰尘

你耽溺人道热爱是由于你师父

你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并勇于敞开胸怀

回答答心灵的重重追问

你回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你发现了时间的距离空间的差异

你努力适应新的生活从城市到乡村

你寻找自己的家园你不忘旧情

你一夜之间白发苍苍人生衰老

你挺住了悲哀你在岩石中发现了慧

和众多的前人你在真实与幻想之间

架设了一座桥梁使生命和死亡消灭了界限



歌

I227.3
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歌 / 大解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

ISBN 7-5434-4248-5

I. 悲… II. 大… III. 现代中国—当代 IV. 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3919 号

书 名 悲 歌

作 者 大 解

责任编辑 王亚民 颜 达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8.25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刷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248-5/I·601

定 价 49.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曲	(1)
第一部 人间	
第一章 爱情	(19)
一 迷人的夜晚	(19)
二 两条河流立起来 在风中摇摆	(26)
三 在星星和星星之间	(30)
四 我好像看见你来了	(39)
五 多少个日夜过去	(48)
六 长卷	(55)
七 眼见越过了高高的山顶	(67)
八 在前人走过的路上	(74)
楔子 (一)	(79)
第二章 流浪	(91)
一 从黄河口溯流而上	(91)
二 黄土高原上 埋没的事物重新显现	(95)
三 长城与黄河在此交叉	(98)
四 祝福草原	(101)

五	一片黄沙漫漫.....	(105)
六	大戈壁漫无边际.....	(108)
七	河西走廊.....	(111)
八	敦煌之夜.....	(119)
九	众仙女衣袂飘飘 挽着我上升.....	(126)
十	星宿海.....	(133)
十一	河源.....	(140)
十二	迎面升起三重雪山.....	(147)
十三	人的道路.....	(150)
	第三章 战争	(155)
一	东北的九月 风萧水寒.....	(155)
二	像洪水中翻滚的石头.....	(163)
三	死亡大面积来临.....	(175)
四	时间在枪声中消逝.....	(190)
五	秋天正离我们而去.....	(198)
	楔子 (二)	(216)

第二部 幻象

	第一章 我在不觉间进入了蜃景之中	(225)
一	黄昏.....	(225)
二	黑暗中站起一个人.....	(234)
三	她在歌舞的中心和我说话.....	(244)
四	沿河而下 我好像变成了一个他人	(253)
五	五个部落发生了战争.....	(260)
六	他立马仗剑 率军出征.....	(291)
七	平野之战.....	(306)
八	天梯.....	(326)
	第二章 帝王之梦	(353)
一	在死人堆积的历史上.....	(353)
二	一个王朝的幽灵.....	(362)

第三章 洪水没世	(370)
一 天漏	(370)
二 补天	(379)
三 填海	(394)
四 从远处刮来了风	(414)
第四章 方舟	(422)

第三部 尘世

第一章 入世	(451)
一 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	(451)
二 看 这就是城市	(461)
三 我建筑高楼 却住在低矮的棚子里	(477)
楔子 (三)	(497)
四 在水中央	(509)
楔子 (四)	(533)
第二章 众生竞度	(550)
一 那么多人从岩石里走出来	(550)
二 我发现了自身	(583)
三 我是大解 写下关于你的见闻	(590)
第三章 新生	(601)

序曲

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
辉煌的恒星从地下缓缓升起
照耀着旷野和新近发芽的草原
也照耀着云彩下飘移的群山
沿着高原的斜坡漫流而下 时间并不留下痕迹
只有大河带走了泥沙 向大海推积着世上的灰尘
二十世纪末叶的春天就这样降临
来自太阳系的金色群蜂越过树顶
飞向野花开遍的乡村

一阵风吹动了晨炊的烟雾
又一阵风吹动了林间的鸟鸣 那些翅膀
领着朝霞飞翔 又在拇指粗的光线中
落向民间的屋顶
大自然容许了它们的美
也容许了花朵 在春天展开多彩的衣裙
春天来得真快 紧跟着石缝中第一株发芽的小草
新绿一夜间就染到了山顶
一当阳光直立在地上

绿色也将挟着光线上升 一直染到天穹

在露水闪闪的林间小道上
透过刚刚展叶的白杨树干
一群麻雀引来了云端的清风
树梢轻轻晃动 而雪亮的树干钻出大地
使向上的枝丫再向上
向下的根子再向下
我听到地下水在树干里向上流动的声音

这时万物都在运作着新的事件
血液冲开了体内的冰块
像开化的黄河进入了管道
把一个水泵埋伏在我胸中
我感到强劲的脉搏在震荡
我的心啊 正攀着肋骨——那低矮的天梯
——在上升
我分明感到 造物和春天
在我体内发起了一次暴动

我为春天的大地而惊喜 为了黎明中
说着方言的众鸟在高飞之前
所展开的歌喉而激动 我随风
经过一片白杨树林
在那尚未成阴的小路上 我能感到脚下
大地所释放的温暖气息以及太阳
那灿烂光瀑落向大地时所溅起的红尘

* * *

我前往一处施工现场采访——

从电视新闻中人们看到
 一个名叫公孙的老人正在实施一项惊人的工程
 ——他把整座山峰凿成了雕像
 据说他有着传奇的经历 去过时间深处
 是一个贯穿历史的人

随着暖和的春风 走不多远
 小路把我引到树林的边缘 在我前面
 一片开阔地被河流切开
 分成两半 一面是树林
 一面是原野 有两排杨树
 排队穿过田畴 通向岩石裸露的山峰
 我看到那些乳白色的大理石山脉
 在阳光下摇晃着阴影
 而流经村庄的河水在转弯后
 停泊在一个明净的水库里
 库中养育着肥胖的白云
 据当地人说 离雕像已经不远了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
 在见到那崇高的山巅之前
 我需要放松自己 然后准备吃惊

* * *

一片云彩在我上空盘旋 离我约有千米
 既不远离 也不接近
 像松散的光环在寻找佩戴它的人
 它为什么悬在我的上空而在别处?
 它盘旋了多久? 我不明白
 它为什么选定我 并神秘地跟踪
 我不过是一个写诗的人

受心灵的支配 来这里采访
 怎能完成神圣的使命?
 云霓呀 请你不要跟着我
 愿你选中另外一个人
 世上好人太多了(坏人也不少)
 请你在春天里挑选青春的人
 选一个少女吧 如果她的脸上朝霞太艳
 就选一个少年 把他的心弦弹断
 然后继续弹拨 倾听无声

我躲避彩云 沿着毛绒绒的小路往前走
 在一个树枝分杈的地方 道路也分杈
 企图把我引向歧途——远方
 麻雀飘落的地方 许多小路纠缠在一起
 把一座村庄牢牢拴住
 没有一把快刀能够割断那些零乱的麻绳
 我只能接受它们的扰乱和指引
 我顶着云彩走路 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走过去 看见了更高的山峰

* * *

奇迹出现在我的眼前
 正如电视上所见 水库上游的一座山巅上
 两个巨型人头像已显出清晰的轮廓
 那棱角分明的结构在阳光映射下
 显得格外庄严——
 一个是盘古 一个是女娲
 他们的山脚下 是一片石雕的人群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远远看去 施工的人们像小蚂蚁
 在山巅上蠕动
 让人难以相信 会有人敢于剥落山体
 在伟大的自然中使神明复活
 来到我们中间 俯瞰现世的芸芸众生
 我惊叹这人间的奇迹
 也对公孙充满了敬畏 我认定
 他不是个疯子 就是创世时代留下的
 一个能量过剩的神秘的人

我加快了脚步 我必须
 赶在清风的前面到达山上 见到公孙
 春天太急迫 到处都萌动着生长的欲望
 创造者在忙碌 耕种者在耕种
 公孙在雕山 我要赶在他的锤子
 砸在岩石上之前 说出我内心的感受
 否则我有可能因激动而忘记要采写的内容
 我要在见到他的一分钟之内
 描绘出他的体魄和神采
 我要用一生的时间仰望山巅的雕塑者
 并在我心灵的陡壁上刻上他不朽的姓名

我加快了脚步
 我听到了凿击声
 这是对地球进行修改和重塑的声音
 是熔岩冷却后的又一次凝固
 使先祖从永恒的岩石中站出来
 重新守望这个世界 并赋予了新的人性和激情
 在这神明显现之地 山脉担当了骨头
 流水充当了血液 自然出任肉体和生命
 还有什么比这更直接 更完全地

使人与自然溶为一体
并从俗世的纷争中超然而出
上升到骄傲的峰顶
看吧 山脉耸立着 脱去了浮尘和外表
裸现出它的肌肉 那强健的体魄重见阳光
接受着风尘的洗礼 是多么沉稳而坚定
这是人类向大地的归复
也是人类在自然中的再一次苏醒
它证实：自然不可征服 但可以交融
它永远证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沉埋和显现是时间的艺术
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该消隐的时候消隐
现在时候到了 它揭开自己 露出了真相
让我们看到大地的原生态
是如此壮丽——两个原生的人
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们仿佛从来就在这里
他们已经望见遥远的未来
也目睹了沧桑世代里远去的人群

我是第几个来者？
望着这山巅的雕像 我沉默了
我觉得浮云是轻飘的 树林和晨风是轻飘的
人生也是轻飘的 血肉不过是一片浮萍
我知道了什么是重量和硬度
我知道了体积 更大的体积
我看到了永远的距离 是多么远
多么虚渺而又真实
是谁超过了永远的界限 在我们之外工作？
是谁把人类推上峰巅 便不再移动？
我来得太晚了 否则我有可能
把手伸进史诗的章节 亲手写下

不朽的篇章 结识伟大的英雄
而公孙实现了这一切
他站在生活的中心 让史诗围着他
结构和展开 他就在我身边
用血肉之躯和超凡的胆略
为我们树立起必须仰望的造型

我来晚了一步 但我毕竟来了
我看到了奇迹 我要在施工现场
拜见公孙 我要写下他的事迹
他的身世 他的理想
我要在他的身边工作 用双手开凿
从早到晚 从山脚到高耸的顶峰

* * *

我在早晨到达了山下工地
中午才见到公孙 时间这样分配它的节奏
让我仰望之后 再惊叹山下庞大的石雕群
大小雕像不计其数 这些岩石群体
重复着往日的生活 忘记了时间
他们把记忆凝固在体内
是历史中淤积和沉淀下来的人

在尚未见到公孙之前
我穿过了漫无边际的石雕群落
一个工匠告诉我：“公孙在岩石中
首先发现了他的恋人：蕙
随后又发现了其他的人
他在岩石中找到了以往的岁月
所埋没的众多的前人

他用无数个白昼和夜晚 不倦地凿击
 呼唤他们出来 他剥掉了他们身上
 多余的岩石 和那些浮躁的部分
 他把这些人重新领到世上
 为我们的生存作证

“这一是项浩大而持久的工程
 没有完结的时候
 雕完了前人 还有来者
 雕完了人类 还有其他的生命
 公孙的理想是 永远雕下去
 他要用石头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民公社
 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序列
 先人和后人聚集在一个共时的场里
 时间进入了肉体 空间浓缩为造型
 最后 他也要在岩石中歇息
 迫使跳动的心脏停下来
 化为石头 进入亘古的宁静”

我打开照相机 拍下了许多照片
 又和石匠们攀谈起来
 他们告诉我 你在山顶上
 会见到一个健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就是公孙

* * *

我去找公孙
 春天的太阳把我领到了山顶
 我终于见到了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的脸 像岩石雕刻

有着分明的棱角和轮廓
他的眼睛细小 目光深邃 眉骨高耸 额头宽阔
脸颊瘦而长 眼角下有一条深深的泪痕
他白发抵肩 被风反复吹起
像一个白头的狮子进入了暮年
他赤胸袒背 腰间围着一块粗布
他的腿上汗毛密集 他的脚趾张开
他手背上的青筋突起
像蚯蚓在血管里爬行
他在雕凿 他领着众人在雕凿
腰上系着绳子 在悬空中雕凿
整个山巅上一片凿击声
由于太近 我看不见盘古和女娲的脸
只能看见脸的局部 我感到
那沉默的大理石
已经恢复了体温

公孙在雕凿 众人在雕凿
这些人是公孙的助手
他们多数来自于太行山和王屋山下
是愚公的后代 他们与山脉和岩石
构成了历久的互为关系
已经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持久的耐力
并已组建成庞大的施工体系
是一群专门修理大地的人

临近中午时分 公孙终于停下来
快捷地走到一处平坦的地方
他走到哪里 风就吹向哪里
以便传播他的喊声
他的喊声是北方的声音

嗓子里有沙子和风暴相互搏斗
穿过山口时那种摩擦的音响
同时夹杂着岩石落地时那种沉重
石匠们熟悉这声音
应和着这声音 锤子会改变方向
岩石会改变角度 阳光会改变阴影
这是一种原始的指挥艺术
在开凿中得到了默契
我听到他的喊声在人群中传递
并传出了回声 是啊
对于一个指令 使用喉咙就已足够
而对于山脉和雕刻 公孙使用了心灵

我终于见到公孙了 在太阳
还未当临头顶之前
我必须找机会与他接近
就在他停歇的那一刻 我迎面走过去：
“公孙先生 我叫大解 是个诗人
正在写一首长诗 你是诗中的主人公”
他打量着我 从容说道：
“大解 我知道你在写长诗《悲歌》
在福建漳州的《诗》丛刊上
我已经见到了开头的部分”
“我以爱情开始 缓慢铺开你的经历
直到写出你漫长的一生”
“大解 你没有写出真正的我
从开头的部分看 你好像不了解我和蕙
和我们的爱情”
“我的《悲歌》有些失真？”
“不 文字中的真实可能是最高的真实
你塑造了公孙 你使我成为一个活的人物

我应感谢你 但你没有深入我的心灵
 你提出而没有揭示 你指认而没有引领
 你应该顺藤摸瓜 拔出事物的根”
 “按你的经历 我再做些修改?”
 “不 我已从《悲歌》中走出来
 另写了一部《悲歌》 我要
 把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公孙告诉世人
 以免人们误传我的生平”
 “可否借我一阅?”
 “现在还只是草稿 尾声还未完成
 我不会写诗 只是一些事件和情感历程的记录
 还请你多批评指正”
 说完 他赤脚把我领到山巅平坦处
 一座临时搭建的屋子里
 取出厚厚的一摞本子 我翻动了几页
 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凌乱
 有的地方笔迹氤氲 已经难以辨认

公孙是个爽快的人
 如此容易接近 这使我更加崇敬他
 我崇敬他的体魄 (一个百岁老人
 赤裸着胸背 依然如此健壮
 而头发雪白 被山风吹向脑后
 透着岁月的风霜)
 我崇敬他的事业 (谁有如此气度
 从山脉和岩石中领出了浩荡的人群?)
 我崇敬他的诗篇
 此前人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
 我们交谈着 信步走到了屋外
 站在山巅之上 俯瞰山下
 整个工地上一片忙碌